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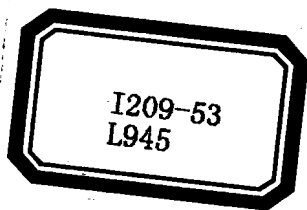
羅聯添編

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

(四)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羅聯添編



中國學術論文叢書

(四)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I209-53
L945

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四)

編者：羅

聯

添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馮

愛

羣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〇七・三三〇七・三三四五

定價
精裝新臺幣
平裝新臺幣

一十元
八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初版

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 (四)

目次

兩宋

七二、宋元明清文論·····	張	須	一三二七
七三、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	金	樞	一三三五
七四、歐陽修與散文中興·····	張	須	一三八七
七五、詞曲的特質·····	鄭	騫	一三九五
七六、兩宋詞風轉變論·····	龍	勛	一四〇三
七七、東坡樂府綜論·····	龍	勛	一四二五
七八、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	鄭	騫	一四三五
七九、漫談蘇辛異同·····	鄭	騫	一四四五
八〇、滄浪詩話的主要理論及其淵源·····	張	健	一四五七

元明清

八一、元方回詩與其評論·····	孫	克	寬	一四七七
------------------	---	---	---	------

八二、元遺山論詩的特識……………	吳天任……………	一四九七
八三、元曲作家之升沉……………	紀庸……………	一五〇九
八四、由說書變成戲劇的痕迹……………	李家瑞……………	一五三九
八五、元雜劇及其時代……………	朱東潤……………	一五五三
八六、元雜劇之題材……………	紀庸……………	一五八五
八七、元雜劇之結構……………	鄭騫……………	一六〇三
八八、藍采和的歷史價值（元雜劇的體例）……………	石兆原……………	一六一一
八九、元劇之文章……………	王國維……………	一六二五
九〇、從宋元南戲說到明代的傳奇……………	羅錦堂……………	一六三三
九一、南戲與北劇之交化……………	凌景埏……………	一六七九
九二、元明雜劇的比較……………	曹永義……………	一六九九
九三、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	陳寅恪……………	一七〇七
九四、顧亭林詩論……………	饒宗頤……………	一七一三
九五、論桐城派……………	李詳……………	一七二七
九六、方苞之義法說……………	廖基……………	一七二九
九七、紅樓夢評論……………	王國維……………	一七三九

宋元明清文論

張 須

沈括「筆談」云：往歲士人多尙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此謂穆、張諸人始革西崐儷體爲散文也。稱散文曰平文，蓋謂不逞才藻之意。然宋散文與昌黎之散文有別，故平文又有平正不尙奇崛之意。原昌黎去陳言之訓，自非沈浸漢賦、熟精蕭「選」，而其才又足以創造如志者，有弗能爲。（劉融齋謂：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可謂知言。）不量力而爲之，勢必至墮入險怪奇澀之途。故宋之六士，咸以平正通達爲宗。歐公爲宋文開山，實始得昌黎遺稿而究心焉。及知嘉祐貢舉，黜劉幾，進蘇軾，而天下之文體咸出一軌。公之論文，以善用所短爲主，故雖雄奇不若韓，而風神自勝。（融齋又謂：太史公之文，韓從其雄，歐得其逸。斯評亦確。）蓋歐公從昌黎入，不從昌黎出，實已拔戟自成一軍，與昌黎分擅陰陽之美。史稱曾子固、王介甫、蘇氏父子，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揚聲譽，謂必顯於世。蓋自老泉外，皆歐公知貢舉所拔士也。曾氏得力子政爲多，其文專一質厚，不大聲以色，自是陰柔一路。其佳處尤在依傍道理，不爲空言，故朱子稱之。王氏密栗刻削，有韓文風裁，雖若不與永叔類，然皮毛剝落，不尙瑰奇，要非盡師昌黎者。其詩有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爲韓子惜也。三蘇，東坡爲勝，縱筆揮斥，脫手萬言，說理更左宜右有，略無前賢謹嚴之心。（參拙撰「大蘇文拾遺自序」）水心譏之，謂以文爲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無復軀理，不可收拾。「習學記言」可謂知言。至其用事之誤，則宋有嚴有翼，「藝苑雄黃」明有焦竑，「筆乘」

清有趙紹祖，「讀書偽記」並予糾纏。其語太峻快，則元之李治，「敬齋古今註」亦加嗤點。馳騁太過，自
有斯失。要之蘇氏父子，以澹泊之色，為汪洋之文，去韓終遠，於歐實近。（東坡嘗謂楊雄好為難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皆知之。朱子謂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底字。羅大經亦有類是之言。此皆異於昌黎之證。）故宋之文統，全祖廬陵，殆無疑義。明遺民傅青主謂歐公以後之文為江南之文，亦以陰柔一派自廬陵開之也。（清初高平舉振經為文，縱橫疎宕，頗有奇氣，而渾厚則不足。青主題其集曰「西北文集」，亦文林佳話。）

元程端禮有言：歐、曾比韓更開闢分明，運意縝密，易學而耐點簡，然其句法則漸不若韓之古。朱子學之，句尤長矣。（「讀書分年日程」卷二）余按此正宋之所以異於唐也。駢散合流之局，自有古文之名而分，至宋而相去益遠。然如程氏所矚開闢分明，運意縝密，以及易學耐觀諸德，則亦有轉勝前人之處。非惟古文為然，即宋賦與宋四六，其平淡自然，運實於虛，亦靡不息息相通。古人文字樸拙，每多格塞重腿之累。在昔奉為高格，心摹手追，惟恐不似；至宋而皆蟬蛻鴻冥，弗為之矣。試觀考亭

經說，東萊史論，水心、鶴山之奏議，何等圓暢，此豈唐賢所能至哉。（東萊為後生撰「左氏博議」，以資課試，頗備於巧，當時考亭已加針砭。清儒李實齋史痛惡是師以是書授徒，以謂初學為文，最忌輕清圓轉，易於結構。幸而成者，皆剽而不留，華而不實，不復可見古人之全，至比之於探苗助長。蓋確論也。又張南軒與朱子書，謂伯恭聚徒頗衆，皆為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亦可默窺。）馮時可謂：宋人為文，嗜易而樂淺，所以去古愈遠，而不能經綸天下。此非篤論。朱竹垞則曰：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此以義理言，而未及平易沖淡之所以為空前，雖賢於時可之論，猶有一間未能達也。所不如古者，古人著書立說，咸不得已而有作。昌黎因文見道，託體雖尊，已不免有意為文之失。至宋直空言相襲，有如盤脫，浸假又以程、朱為孔、孟，千手雷同，益復無謂。而自荆公廢注疏，用經義，坐令天下英才化為佞巧。歷元、明、清三朝，法愈密，士愈枿。其體用排偶，則律賦之流；義主代言，斯雜劇之亞。由是去立言愈遠，而文字受病

亦益深矣。故論文至宋，有甚異於前代者。其間風會所趨，誠不可不明其漸也。（余別有「散文論」一篇，
• 清明唐以來解放運動之跡，此不具詳。）

金有趙秉文，元有虞集，於文事皆不失步趨，要非卓爾之倫也。宋濂記誦淹博，明初亦以文宗推之，而姚姬傳乃直詆爲外道。「與陳石士書」余觀濂所爲「文原」諸篇，置辭險怪，誠有不免者，要其才學富贍，自是一代作手。卽如「元史」，雖有舛失，而濂束於程限，本以期月成之，此亦何可及也。方孝孺文學二蘇，與景濂並爲明初作手，自不待言。嘉靖文壇極盛，唐順之受古文法於王慎中，而才勝其師，議論特爲卓犖，乃明文之有光燄者。而王守仁尤爲超前掩後，其論學、陳事諸作，炳如日星，快如風雨，兼才學識而一之，八家所難觀也。而清代方、姚諸家，獨推歸有光爲堪嗣響八家，蓋性有偏嗜之故，抑以主持風氣，須爲中人說法，故寧從穩健爾。震川之文，與李、何、王、李根本異趣。然弇洲「歸太僕贊」，謂：「歸氏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斯語乃眞知震川者。」由來風神疏淡之妙，惟史公最所具有。歐公能似之，而弟子皆未得其傳。東坡非無風味獨絕之處，而才高不名一體。震川本長於制科之業，（六字用弇洲贊語。）八比所詣獨精。八比之體，包世臣謂其癡思至細，行文至密。所有近輝遠映、上壓下墊、反敲側擊、仰承俯引之法，反較古文爲備。故工於八比者，以其法推求古書，常有能通其微意，不致彼此觸礙者，則八比實足爲古文之導引。惟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終也欲擺脫八比氣息，卒不易得耳。「或問」震川施評點於「史記」，以讀八比之法讀「史記」，故兩者相資，而並以名其家。（何義門云：震川應舉之文，少而汪洋跌蕩，晚益老重深粹，其大得意也，可舉於歐、曾之間，而當年有時文不時之譏。索何氏所云是震川八比取資古文之證。）然震川清才，所得實在歐陽下。其文雖風韻有餘，而精神氣魄皆所不足。（曹濬生「書震川集後」有云：彼所謂抑揚吞吐情韻不墜者，苟藏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夸舟以縱送於蹄涔之水，不復懷天下有日海濤也者，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糾論雖嚴，而實深中其失。蓋大篇非無情韻，然必非作而致之，適成詞費而已。若專以是取長，則更費矣。）敍家人瑣事，雖有一節獨到之處，然過務刪節助字，因之不能曲盡事情，

亦比比焉。自後以古文名家者，莫非八比宗匠。文亦如之，故取徑不高，堂廡頗狹。

亭林少爲帖括二十年，故文辭淵美，時有「日知錄」，爲生平志業所寓，亦與深寧「困窮立言」嘗自謂凡不關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本志。其於「昌黎集」亦祇取數篇，而深惜其絕，眞可令古今文林一齊挽首。昔楊慈湖謂文，故非工文之士，亭林則「列子」所謂夫子能之。衡陽，韞匱不耀，與亭林同。南雷稍講學，有之。學者之文，聲光爲烈。章實齋論學之緒，錢辛楣初務詞章，晚研經史，集中名賢傳誌頗不滿意於望溪之所爲，則亭林之後勁也。

唐、宋八家品目，始於茅坤。就八家及其言以蔽之曰：凡以厚制義之根柢而已。其稍有「約選」爲權輿。「約選」有序例數則，主雅潔，後「發之。因義法而著必不可犯之戒律，則「亦前此所未有也。」（還本而有主持風氣之意者，宋真德重實在法。其於八比功力至深，而卽用其法絀望溪奉勅編集者。所標「清真雅正」四字，與有云：「條理井井不離一物謂之清，一題一文不可移置謂之真

不能兼也。」按路氏所詮，是合書卷才氣而為言者，與望溪義法兼重之旨亦同。）故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為時文，卻以時文為古文。而錢辛楣歎為洞中癡結之論。若霖之意，蓋謂八比因有古文之氣息而醇厚，古文卻以染八比之體勢而薄弱也。戴南山才氣之大，遠勝方、姚，其紀事諸篇，尤不媿作者。顧以身嬰奇禍，選者至錄其文而隱其名。清初文網之烈，又不可勝言矣。」（南山之文，以光緒間順德鄧實所編題曰「戴桐夫集」者為最備，國學保存會印行。）

惜抱於古文辭有妙悟，無邪氣、魔氣。其意態安和，亦勝望溪。從子原紱刻其遺集，以「清曠玄遠」稱之。自來品姚文者，無其確也。其尺牘尤有淡遠之味，大似晉賢風度。桐城僻邑，自望溪承源震川，一傳海峯，再傳惜抱，儼然成一家數。程魚門以天下文章歸之，戲論成嘉話矣。吾觀「類纂」敘目所列，誠不少超勝前人之處。朗朗十三類，幾括文事之全而無有弗具，則思精於蕭統也。辨體不膠於名而必邇其高曾，則識超於任昉也，依類以求作者而兼權其工拙，則義同於劉勰也。書說多取國策，奏議遠采班書，碑銘首錄秦刻，辭賦上逮楚人，取法乎上，不以制義所不習而自封，則體崇於明季諸選家也。更就桐城家法言之，望溪翦伐榛枿，壇坫已肅，然專拈雅潔語人，猶傷於隘。惜抱舉「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語特高簡，又渾圓無可排擊，足以含納衆流，斯則桐城之所以真足成一家數與。（惜抱「與陳石士書」云：「望溪所得，在本朝諸家為最深，而較之古人則淺。其間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淺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此亦智勝其師之證。」）至「類纂」存錄未公，阿於所好，及夫末流之不能無弊，則自巴陵氏已有微詞，近世李審言氏更極論之。（見所為「論桐城派」文中）僕品顛月旦，語羞雷同，是以略而弗道爾。

姚門弟子，多聞推方植之，深造推梅伯言。植之之學不純乎文，而其論文去膚存液，有非拘學淺夫所能囿者。（「日知錄」病講學先生從証錄入門者，多不善修辭。嘉靖而後，於是王元美之「割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云云。植之著「書林揚解」，謂：「觀古今之書，但當論其言之精正與否，不當徒求之語句文辭之末逮也。苟其

言不足取，雖法子雲、王通，祇見其可厭。苟其言真可用，語錄何事乎！」伯言智過其師，詩文雙擅。其文事擬迹未化，而其莽蒼倔彊處，實亦惜抱所無。由其自駢體入，故時見瑰異。管異之讀其文，以一篇之中數體駁見為病，是乃曩方、姚常語，以繩伯言，隘矣。伯言金陵之難，走依楊至堂侍郎於南河，至堂為刊其著作。間關衰病，竟死是間。其時吾郡魯通甫方有編纂「清河縣志」之役。通甫為文，有雄直之美。臨桂朱氏琦以「天風浪浪，呼吸萬里」二語品其所作，信非過歎。故自定「類稿」，篇篇可誦。時人或以桐城目之，有識者不謂爾也。（王益吾「續古文辭類纂序例」，謂通甫與子序、位西、子餘，皆從伯言議論。余

檢通甫「類稿」、通甫「詩存」，未得其證，蓋失入之游詞耳。湘鄉「歐陽生文集序」數桐城宗派未及通甫，是實近義之處。「書目答問」列通甫於不立宗派之目，亦為有見。民國二十五年，吾縣徐文庶侯得其未刊稿刻於揚州，題曰「曾通甫先生集外文」，凡二卷。）言桐城文學傳授之迹者，曾氏「歐陽生文集序」外，以方宗誠「桐城文錄序」及「譚藝圃後

記」兩文所言，最為詳允。（載「柏堂文集」中）

桐城之文，末流同在虛車。曾滌生馳驅兵間，獨能起而矯之。其「聖哲畫像記」一篇，崇馬、

班，推許、鄭，蓋已合文人、學人於一流。世人喜爭漢、宋得失，滌生以二者俱譏斥之。（惜抱亦有平

乎漢、宋之言，見「與蔣松如書」中，而其意微主右宋。）世俗於文率有偏至，滌生以陽剛、陰柔解之。（此論亦

發自惜抱，見姚氏「復堂集非書」中。）故文家意量之宏，門庭之大，未有如湘鄉者。至姚氏「類纂」所遺闕

失，曾氏「經史百家雜鈔」彌綸殆盡。但觀「經史百家」四字，便知撰者已將文字源頭盡情發露。南

屏所謂自來文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與歐陽小岑書」即曾氏此編之注腳矣。曾氏早年頗許桐城，自謂粗

解文字，由姚氏啓之。「聖哲畫像記」姚氏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偽，此二者文正亦甚推許，謂為

突過歸方。「致吳南屏書」然觀「清稗類抄」記南匯張文虎答奉賢訓守周慰曾之問，乃有文正晚年於借

抱文亦不十分滿意之語。蓋桐城瓣香太史公書，由八家入。湘鄉則於班史、許書、蕭「選」、司馬「通鑑」，皆所精研。就初學言之，桐城有繩墨，有畔岸，入手莫善焉。然高才必不以此自畫。欲語閑

通，寧師文正也。張廉卿、吳摯父胥出桐城，而兼師文正。廉卿文境盤折，工爲碑志文，通州范伯子師事焉。摯父守文正之說，著古文四象以盡其變，又施丹黃於先秦書，廣歸、方所未及，宦轍所之，一鐙之傳遠暨河北。夙善嚴又陵，又陵譯書，頗參訂焉。然其答又陵之問乃有與其傷潔無寧失真之語，此則蔽於桐城家法，斷不可從。

清代天才作家，亦有數人：如侯方域、袁枚、龔自珍，皆秀出冠時者也。然方域好奇，其「與任石谷論文書」，謂大議論須加裁制，而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其立說之有待斟酌，當時彭躬庵已論之矣。曹溶及譏其「馬伶傳」新詭特甚，近於「齊諧」，並爲知言。袁枚詩文靈妙，有主持風雅之意。姚姬傳挽之曰：「當關報客無朝暮，下筆噓枯有性情。」二語盡之。然書事亦尙奇詭，往往不根，彭尺木嘗與書譏之。其所爲「書魯亮濟事」，文心尤詭曲，名小說家弗能逮也。（參拙撰「書袁枚書魯亮濟事後」）大氏文家原有傳奇、寫實兩派，而才人好奇，多以詭詭亂真，大率然矣。龔自珍之文，納靈奇於雅令之中。其辭雖瑰麗醲郁，然靜玩之又未嘗不清疏。有大議論，亦有箋記小文，究之則諧勝於莊，多富小說意味，皆性情之所寓也。此三人皆非繩墨之士，而天才嶄絕，固當爲不世出之選，又有魏禧、惲敬、魏源、包世臣，此諸人亦富才氣，自置甚高，其務爲經世之學，並與自珍同；而文不徒作，篇篇有物，則頗類縱橫之家焉。

學文如學道，深造自得，則左右逢源。故沈酣典籍而才力絕人，其文必工。古文然，駢文亦然。汪中、孔廣森，由此其選也。然容甫才高，於駢散異同未嘗置論。阮文達少耽「選」學，其論文祖述昭明「序」，置經史子於文事之外，此與今之純文學界說全同。但阮氏墨守沈思翰藻之言，謂必奇偶相生，音韻相和，乃有合於孔氏「文言」之教。（詳阮氏「書文選序後」）又曰：「所謂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文韻說」）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文言說」審如所言，是苟非聲律、排比、翰藻三者悉具，則不得謂之文。試問阮氏，假如聲色並美，而按之羌無意義，阮氏能許其爲文否乎。蓋阮氏本

經師，其說以爲古者小學詞賦，本屬同源異流。漢之揚、馬，皆深通古文雅訓。揚、馬之學傳於「文選」，故爲「選」學者必精雅訓。（詳「揚州隋文選義記」）然則阮氏治「選」，其意實在小學訓故，與「經籍纂詁」之旨趣正同。論文之語，許其一節可也。（清代經師多能爲體，蓋才質思力有相近處。袁蘭齋謂考據與文事相妨，此自指靈奇鬱勃之思，不宜以考據滯會之耳。若乃駢儷之文，原與小學訓故相表裏，故並行不害。）

（錄自國文月刊第五十五期，民國三十六年五月）

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

金中樞

引 述

所謂古文運動，即是反對駢文，而代之以「自然質實」之散文。其事始於唐，而完成於宋。唐代古文運動，錢師賓四已有論列。（註一）惟古文自韓柳提倡以後，至晚唐其勢又衰。於是韓柳提倡之散文，復變為李義山輩之駢文；李杜所創之史詩，復變為李長吉、溫飛卿輩之艷體詩。此一種風氣，經過五代花間詞人之放蕩，其體例遂日趨卑弱。（註二）

一、柳仲塗等於宋初承五季駢文取士時潮之古文運動

宋興，雖則晚唐五代之混亂局面已臻平定；然科舉文，仍其舊。宋陳同父本集卷十一論變文法云：

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姜弱，甚何厭善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為，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頁一一八）

所謂卑陋萎弱，蓋即指駢四儷六而言。趙景安雲麓漫鈔卷八云：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儷之詞。（頁二二）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卷八云：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頁一）

則宋初承五季駢文取士，是無疑矣。

宋初既以五季之駢文取士，從事古文者，非有待於特賜，即難登進士之門。葉少蘊石林燕語卷八云：

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為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盧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為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較不及。」太祖即召開，大悅，遂特賜及第。（頁七十二）

抑當時之環境，尤有過於此者。柳氏本集卷一應責篇云：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善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于富貴，私豐於己之身也！將

以區區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頁九十一）

其守死善道如此，誠可謂英雄之士矣。

柳氏卽本此種英雄氣概，上承韓公，而開有宋之新文運。本集卷三東郊野夫傳云：

……野夫家苦貧，無繼夕之糧，無順時之服，年始十五六歲為章句。越明年，趙先生指以韓文，野夫遂家得而誦讀之。當是時，天下無言古者，……莫有與其好者，但朝暮不釋於手，日漸自解。……先大夫見其酷嗜此書，任其所為。……迨年幾冠，……深得……韓文之要妙，……諸父有于故里浮屠復浴室者，令……為記以試之，……文無點竄而成。家人以為異事，遂騰聞于外之好事者，咸曰不可當矣。復有怒而笑之者，……諸父兄聞之，懼……不譽于時，……誠以從俗為急務。野夫略不動意，益堅古心，惟談孔、孟、荀、揚、王、韓以為企跡，咸以為得狂疾矣。……凡所與往還，……捧書請益者，咸云：「韓之下二百年，今有子矣。」……以而所著文章，與韓漸異，取六經以為式。……時年始二十有四。（頁十一—十三）

此言有三問題，頗值探討：（一）言其得韓文之由來，而未及其篇數；（二）言其學古之年齡，而未及其時代；（三）言其學古文之經過，而未及其方法。

就第一點言，據其自傳僅謂趙先生指以韓文，然據張景柳公行狀則頗詳審。狀云：

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文數十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其餘不足觀也。」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註三）

王季平東都事略（以下簡稱事略）卷三十八本傳所言略同，傳曰：

自五代以來，學者少尚義理，有趙生者，得韓文數十篇，未達，乃携以示開。開一見，遂知為文之趣。自是屬辭必法韓愈。（頁五一六）

然此又與洪氏續筆徵引行狀所謂「趙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之說不符。（註四）考張景作行狀，係咸平三年，（註五）王氏事略亦早於洪氏，似續筆誤。然「數十篇」與「僅百篇」，相距非遠，實亦不必深究。

就第二點言，自傳在十六七歲開始讀韓文，及冠，即熟其作法。年二十有四，方取式於六經。其昌黎集后序亦云：

余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註六）

行狀云「周顯德末，公年十三。」（同註三）越四年，甫十七，則其初學韓文，乃宋太祖乾德二年事也。又七年，正二十四歲，適開寶四年，是柳氏法六經為文，蓋自此以後事。

就第三點言，原傳云：

……或曰：「子何始尚（韓）而今棄之？」對曰：「孟、荀、揚、韓，聖人之徒也。將升先師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吾以是耳。汝輩有能如吾，可至矣。」（註七）

此明言學古文有二法，一由韓、揚、荀、孟循序而上，一自韓文直達六經，均可升堂入室。實則古文——短篇散文——一體，固緣韓公憎於六朝駢體之薄弱，欲追復三代之舊，「而適以成其開新」。（註八）故凡學古文者，理當以韓文為本。而柳氏既學韓文，又法六經，非為短篇散文而已，乃矢志於